

# 无情未必真豪杰

——毛泽东诗词的婉约与温润

■王争亚

状,生动形象地浮现在读者眼前。这首词师承宋代婉约词派的流韵,但又完全有别于封建时代词人缠绵悱恻、凄楚哀怨的词风。显现阴柔之美的同时,又透露着一缕阳刚之气。这或许就是一位有伟大抱负的青年革命家与旧时代文人有本质区别的地方。

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注定是奔波的。从1921年春夏之交的社会调查开始,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毛泽东曾三赴上海,期间还到安源、衡阳、岳州等地调研并赴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家,在毛泽东的人生岁月中,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驿站。1923年12月底,中央通知毛泽东赴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商谈国共合作事宜,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是年的二度别离。这天拂晓时分,残月中天,寒霜满地,塘水清浅,曙色微明,东门路上,杨开慧为毛泽东送行。两人难舍难分,情肠欲断。汽笛一声,毛泽东挥手告别妻子,登上远行的火车。坐在车窗前,毛泽东用铅笔在小本子上写下富有革命激情、感人至深的爱情诗《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乱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可以称为毛泽东婉约词的代表作。词中“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一句,颇具柳永《雨霖铃》中“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婉约词风。但毛泽东的

艺术高超之处在于把夫妻间的柔情爱意与大时代的雷激激荡结合起来,将婉约温润与激越豪迈两种艺术风格完美地统一起来。这证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臻于成熟,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在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生前十分看重上述两首词作,晚年还在不断修改之中。《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分别最早发表在1978年9月9日、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1957年1月,杨开慧曾经的密友、时任长沙第十中学语文老师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她于1933年悼念丈夫柳直荀而填的一首词《菩萨蛮》。

收到李淑一的书信,毛泽东对爱妻和战友的思念一起涌上心头。是年5月11日,毛泽东给李淑一复信,特意嘱托李淑一代自己到板仓看看杨开慧的墓,并回赠一首当初题为《蝶恋花·游山》,后来正式发表时作者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缅怀英烈、凭吊忠魂、安慰友人,堪称是一首艺术水准极高的革命浪漫主义词作。

纵观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专为一入而写下3首词作的只有杨开慧,没有第二人。从《虞美人·枕上》到《贺新郎·别友》,再到《蝶恋花·答李淑一》,3首作品足以表达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真挚情感和深切思念。

其实,毛泽东的情感表达极为丰富而又含蓄。除了以上3首直接写杨开慧的词作之外,诗人于1961年创作的《七律·答友人》也是一首含蓄隽永的思亲之

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诗以流传在湖南地域的传说、神话为依托,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赞颂今日湖南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抒发对友人、亲人、故乡的怀念与祝愿之情。作者以相传中舜帝的二妃娥皇、女英代指杨开慧,隐含了他对爱妻的无尽思念。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刊载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一文中记载:“1975年,主席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朋,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对这首《七律·答友人》,毛泽东曾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娥皇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番表白,读者或难品读出诗人隐含其中的深意。

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在这4首词中对杨开慧的深情倾诉,无论是直白还是含蓄,都表现出了柔情至深的一面。

1930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杨开慧在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消息传到瑞金,陷入巨大悲痛之中的毛泽东,已经无法再为亲爱的妻子写下最后的悼亡诗,心中的万语千言化作字字滴血的“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笔下婉约风格的诗词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伟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光辉人格形象。这些诗词内容绝不仅仅是诗人对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的眷恋,更是一腔炽热的天下胸怀的浓情抒发,更与诗意呈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画卷的折射与缩影。

## 文化视界

毛泽东诗词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艺术珍品。雄奇瑰丽的词句犹如纸上波涛,笔下惊雷,尽显意境宏阔、激越豪迈之磅礴气势。同时,刚柔相济的诗文也飘逸着缕缕婉约之风,彰显着一腔温润之情。

豪放与婉约的艺术耦合、“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是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征。在学习鉴赏伟人诸多豪放诗词的同时,我们不妨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去体悟其丰盈感性的凡人情怀。

说到毛泽东的婉约诗词,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表现诗人与杨开慧革命爱情的作品。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因为当时的斗争形势及白色恐怖,两人聚少离多。1921年春夏时节,毛泽东与易礼容、陈书农到洞庭湖沿岸的岳阳、华容、常德、湘阴等地进行社会调查。这是毛泽东夫妇婚后一次较长时间的离别。

一天深夜,毛泽东整理好白天考察所作的笔记,上床就寝,但想起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开慧,难以入眠。于是,他披衣起床,来到屋外。此时,残月西斜,星辰点点,东方欲晓,银河已难见踪影。触景生情,诗兴勃发,他回到房中,展纸濡墨,写下了这首纯情描写爱情的相思词《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首爱情词。词中主人公因离愁别绪而无法入眠、对残月西流默默流泪、数点点寒星寄相思的情

## 短笛新韵

## 在山顶看星星

■刘林肯

夜缓缓拉开了深蓝的幕布  
星星在空中眨着眼睛出场  
替我赶走了枯燥、单调与孤独  
留下一天忙碌的记忆

日复一日的记忆,生根发芽  
在迎接风霜而雪中  
开花,结果

假如有一天要离开  
我会等到  
星星挂满枝头  
在离开的那一天  
我要把星星  
铺满山顶

## 莫家塔红军洞

■梁德荣

革命的火种  
在大山里潜伏  
坚韧而温热的品格  
日复一日  
点亮明丽的苍穹

莫家塔,一个普通的湖南村落  
峻峭的峰峦之上是你们的营帐  
为自由和解放而栽的种子  
在土地火枪上生根发芽  
大刀在深隧洞穴射出的寒光  
震惊了洞外那个破败的世界

一个红军连藏于洞中  
我的心绕过斑驳岁月  
寻找遗落在山脉的歌声和激情  
珍藏信仰和勇敢的石头  
被敌人军刀砍过的野草  
它们一路茂盛  
坚强地挺立到春天

重上红军洞  
红军的喊杀声  
仿佛在身边久回荡  
山峦静穆,大地安详  
山洞深处  
他们用生命点燃的火焰  
至今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 国防纪事

苍茫大山苏醒,天光渐渐亮起来,一轮朝阳从东南侧的山背升起。训练基地的一排排帐篷被如瀑的霞光拥入怀中,镀上一层金色。随风飘扬的一面面战旗,在蔚蓝的天幕下显得格外醒目。

辽宁省铁岭市的参训民兵,一个个喊着口号,从帐篷中迅疾跑出。早操开始,脚步声如同战鼓擂响。民兵们高大魁梧的身影在地面投射出长长的印记,为脚下这片荒凉之地增添勃勃生机与活力。

骄阳照耀之下,训练场前山后山的小樱桃由青色渐渐变成橙红色,大大方方地拨开叶片绿意盎然的叶子,洋溢着诱人的香气。

“担当就是对上敢说‘让我来’,对下敢说‘跟我上’,在平常时间看得出来,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在铁岭军分区举行的“强军奋斗·冲锋有我”民兵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开原市民兵应急排排长曹雪,动情讲述自己用辛勤汗水书写出彩人生的经历。因为有梦想,青春的内核闪耀着荣光,一股蓬勃的气氛迎面而来,让众人的情绪不断高涨。

担当与使命,从来都不是轻飘飘的话语,而是战天斗地的实干苦干。曹雪在训练场行胜于言,一起参训的民兵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进驻基地开始,他凡事带头干,始终冲在前、干在前,带领全排一起搭帐篷、挖战壕、练战法,每个课目带头训,用最高标准要求,在最吃劲的地方当好顶梁柱与承重墙。他为民兵们立起标杆,用训练场上的艰辛求索、烈日下的体能强化、考核中的激烈角逐,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之中修剪掉心里的枝杈,越来越明白一个勇担当、肯奋斗的好民兵是什么模样。

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断涌现的榜样成为自带高能量的示范员。班务会上,大家进行检视剖析,渐渐懂得民兵的苦与累,也感受到这份苦与累背后的幸福与快乐,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在反思中升华。

刺杀、战斗射击、反机降战斗,是上级赋予铁岭民兵的3个重点演练课目。训练在不同地域展开,几个民兵连的参

训人员各有任务分工。民兵们“精通二会三”,训练时间翻倍,连轴转成为常态。

训练基地天气湿热,身披战斗装具的民兵们练得火热。西丰县基干民兵柏钰身上的迷彩服湿了干,干了又湿,白色碱花如影随形。训练场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撼天地地从诗意的想象变为现实,柏钰豪情激荡,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分夺秒的操练之中。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脸上常常挂着豆大的汗珠。阵阵大风卷起尘土,视线之内一片模糊,脸上、颈上、手上随之涂上一层黄泥……这些与战友并肩战斗的过往,定格为他青春岁月中最美的印记,深深镌刻在绵延群山之间。

担当的心是热的,奋斗的果是甜的。付出更多的汗水,经受更多的挑战,越来越多参训民兵一步步把“规划图”变成“实景图”,“热情每天都装满胸膛,勇气同硝烟一起飞扬”,写就与众不同的人生诗行。

## 二

清晨的阳光刚刚露头,一阵清脆的哨声,将营地座座帐篷唤醒。虽然周末休息,民兵们依然早早整理好内务,训练场上许多健壮的身影在飞速冲刺,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天,为遇见更好的自己努力向前。

准备取扫帚打扫卫生的开原市基干民兵王晨,不经意在道旁的光荣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训练场上奋斗拼搏的故事,浓缩在那张身着迷彩的照片里。阳光洒在写满自豪的脸上,王晨心头不由得一热:原来,自己的努力一直被看见、被关注。

远处山连着山,树影婆娑。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王晨的脑海里。到基地之初,他的内心无比激动。这里热血沸腾的训练场景,曾无数次让年少时的他魂牵梦萦。可是,由于之前连续几个月的生活缺乏规律,他身上的肌肉减少、赘肉增加。训练展开没几天,身体便吃不消,腰酸腿痛,直冒虚汗。“大展身手”成了“大栽跟头”,他在人前脸上发烫,心里像扎了根刺。

减体重,去赘肉!身处困境的王晨最终下定决心。他自我加压,每天进行强化训练,半个月就把体重减掉10多斤。与脂肪一起燃烧的,还有他的内心。沉静持久的热血在体内沸腾奔涌,内心的自卑被挤压得没了空间。一天晚

上,他在日记中动情地写道:“当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包袱变成财富,是在变化中认识自己,在挑战中突破自己,也是在用拼到最后一刻的行动来证明自己!”

民兵为荣誉而战,拼搏就是最美的姿态。众多民兵像王晨一样抱着这样的念头迎难而上,奔着问题去,对着问题改,改变“差不多就行”“过得去即可”的态度,筛掉身上的懈怠与麻痹,跳出“原地踏步”的舒适圈。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在轻装上阵之后,担起民兵的职责使命,发挥民兵的职能作用,永不言弃的劲头逐渐成为敢扛大活硬活的底气。

## 三

烈日当空,紫外线刺向脖颈如针扎般疼痛。民兵们在训练场上精雕细琢,争取出成果、结硕果、有效果。结束上午满负荷训练,开原市人武部上校部长趁军下令撤收装备、列队验枪、解除警戒……一连串口令后,分队按照规定时间齐装满员返回营地。

号令如山,使命催征。一切事务围绕训练任务展开,增添闯劲干劲,民兵们努力把每项技能练精,将每个课目练强。

“被选择是一种信任与荣耀,也是对‘若有战,召必回’的最好应答。”民兵教练员李品再次带队行进,心随迷彩长队一起跃动,恨不得把自己所学都教给大家。齐整的平头、坚毅的脸庞、挺拔的身姿,他一看就是铁打的汉子,眼里有干不完的活,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李品曾在部队经历千锤百炼,集优秀士兵、优秀带兵人、教练员标兵等多项荣誉于一身。服役多年,他对口号、军歌依然倍感亲切。

在骄阳下操练,昌图县基干民兵张阔总会想到“火焰山”,因为身上有种被火烧火燎的感觉。迷彩服遮住的皮肤上是密密麻麻的痱子,裸露在外的皮肤上挂满闪着亮光的水泡。他始终有强烈的紧迫感,不敢懈怠。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必然坚定如钢。张阔一次次挑战人体承受能力的极限,靠着骨子里不断增强的坚毅,多次受到肯定和表扬,给自己的人生增加分量、释放能量、提高质量。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铁骨铮铮敢吃苦,勇往直前除万难……”看着案头不断增加的请战书与请战书,训练营教导员张强写下自己的感慨:“时代充满改变,挑战无处不在,但不变的是传承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民兵,习惯于解难中之难、攻坚中之坚、打硬仗中的硬仗。”

## 一瓣心香

连队静卧深山,营区生活平静得掀不起一丝波澜。我来连队是在12月初,这里已是冰天雪地。闲顿时,无事可做,我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一片片落下,渐渐铺满了窗台。

那天,我和李老兵踩着厚厚的积雪到山上巡线。冬季雪大,电话线经常会被枯枝和积雪损坏,连队要时常派人检修线路。李老兵叫李志国,18年军龄,是连队最老的兵。李老兵踏雪前行,嘎吱嘎吱的声响有节奏地传到我的耳中。我沿着他的脚印行进,省了不少力气。到了中午,线路才巡查一半,我有些垂头丧气。李老兵看了看手表,示意我坐下休息片刻,吃些干粮,下午继续巡线。

对于巡线,李老兵非常认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疲惫地背着设备跟在后面,有些心不在焉。他看了看我,笑呵呵地说:“打起精神,我们在完成一项艰巨光荣的任务!”我撇撇嘴:“光荣?艰巨我是感受到了,光荣在哪儿呢?”他指了指远处的营房说:“如果战争中通联不畅,后果将不堪设想。连队的通联靠我们,马虎不得。”经他这么一说,我认识到巡线的重要,积极配合他完成任务。

可我还依然不喜欢这里。我来自大山,从儿时就想梦想去看看山外的世界。没承想,来到部队又进入了另一座大山,内心的失落挥之不去。

我开始复习文化知识,想考入军校,离开这里。黄昏和黎明,看着窗外的大山,我幻想外面的世界定是光彩夺目。

夏天到来,冰雪覆盖下的崎岖山路渐渐露出它的轮廓,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花草渐渐苏醒。我和李老兵一组,去执行任务。这次是乘坐兄弟单位的车辆,不用步行。可不巧的是,车在半路出了故障。我们不得不坐在路边,等待维修的人员。

看到李老兵的鬓角有几缕白发,我忍不住问他:“班长,是什么动力支持你在这里坚守这么多年?”李老兵看了看远处的群山,满足地答道:“你看这里多美!”“美?我怎么没有发现。”我悻悻地说。“群山环绕,草木丰茂……”他一脸认真。

他说的这些,是我从小就熟悉的画面,毫无美感可言。我只想离开这里,去看远处的风景。“班长,你说谁会知道我们?”我反问。

“你看看路边都有什么?”沉默几秒后,李老兵轻轻地说。我瞟了一眼,随口说道:“无名的野花呗。”“这些野

# 难说再见

■王明洪

花虽然在深山中,可一直在努力绽放。或许没有人去注意它们,但它们把一生的美丽都献给了这片土地。我们也应当如此,在最好的年纪绽放自己,把光和热传递给这个世界。”李老兵的话让我心头一动,陷入沉思。

返回的路上,看着车窗外星星点点的无名野花一簇簇努力生长,我有些感动。

进入盛夏,驻地雨季来临。八一建军节晚上,单位组织会餐。指导员刚端起饮料要说两句,连队文书突然匆匆跑来。他是来传达紧急通知,驻地一个村庄被洪水围困,上级要求连队立即前出救援。我们闻令而动,迅疾投入到紧张的抗洪抢险任务中。

次日凌晨,任务完成,连队返回营区。走进饭堂,满身泥水的我们坐下后,开始狼吞虎咽。没有任何言语,只有餐盘和筷子的碰撞声不时传来。昨晚的饭菜早已凉透,但大家全然不顾。我饥饿难耐,大口扒拉着饭菜,脑海里又想起那些山间野花。

后来,我考入南方城市的一所军校。真正要离开大山了,心里却难舍难分,难说再见。离开连队那天,我在营区四周的山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脑海里关于连队生活的往事全浮现出来。上了车,大山、营房、战友越来越远,我的眼睛湿漉漉的……

时光如梭,我已在军营度过16个春秋。往事如风,吹拂心扉,我不经意间想起那些深山的无名野花,它们教会我不惧风霜、向阳生长。



护我河山(中国画)

邓睿哲作